

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各類航海中所記錄的澳門 ——俄國與澳門的關係研究之二

柳若梅*

摘要 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列強在東方海域活動日益頻繁，美國在太平洋海域異常活躍，使俄國感到其在亞洲的利益受到威脅。因此俄國也開始了海上東方貿易的試探，派船前往中國和日本的港口。克里米亞戰爭後俄波羅的海艦隊只能在太平洋海域活動，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東方航海筆記中留下了關於澳門的不少記錄，特別是1873年和1895年俄國皇子、皇儲東方航海中關於澳門的記錄。這些記錄反映了俄國對澳門認識逐漸清晰和準確，以及蒸汽動力航船時代俄國對澳門的期冀由盛到衰的過程。

關鍵詞 俄國；普提雅廷；阿列克謝大公；尼古拉皇儲

繼十九世紀初俄國政府組織下克魯森什坦恩率領首次環球航海考察之後，（圖1）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相繼組織過近四十次環球航海考察。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列強相繼與中國簽訂條約，使之對華貿易獲得了極大的便利。英國不僅獲得了廣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的通商權，更得到了香港的長期租借權。加之此前在巴爾幹和近東歐洲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前，英國事實上已經控制了歐洲和遠東各國之間的海上交通線。在東北亞，英國船隻及後來西方列強的船隻出沒於堪察加、鄂霍茨克及俄屬美洲的濱海地區。海上列強能從海路將貨物運往中國的結果，使俄中貿易中心恰克圖貿易萎縮。為應對歐洲列強對俄國在亞洲利益的威脅，1843年俄國海軍軍官普提雅廷提出組織考察東方如中國、日本的海岸線的計劃，計劃中向沙皇提出：“認真研究我國與中國的東方邊界……我們尚只知東方海岸無一良港，但實際亞洲大陸與薩哈林之間的海灣我們尚不知情，在這些地方探索比鄂霍茨克更方便的港口……這本身就是十分有益的事，同時還可以委託探險隊考察和記述那些重

要的、鮮為人知的海岸。在鄂霍茨克海行船與嘗試打開同日本交往的局面並不矛盾”。根據這一計劃，可以為俄國貿易開闢中國的一些商埠。但是尼古拉一世聽從俄國財政部長康科林的意見，認為此舉會影響恰克圖貿易，計劃被擱置。1848年夏，俄美公司的“孟什科夫公爵”號船經英國人介紹抵達上海，再次提出當年“希望”和“涅瓦”號曾提出的同中國海上貿易。上海道台令俄船在軍隊監護下離開港口。同時暗告英國領事阿禮國，如果讓俄國人來上海貿易，將有利於英國與其他在此貿易的國家，由此阿禮國同意讓俄船在接到駛離通知後二十天內離去。並將“孟什科夫公爵”號船長萊頓布林格上校引見給上海道台，由此上海道台准許俄船卸貨，後來雖兩江總督命俄船離港，但道台仍容許俄船尋找買主，售完貨物¹。同時告知俄方，俄國與中國的貿易照例只允許在北方陸地通商。兩年後，該船再次來滬並同樣被遣離。

—

美國獨立戰爭之後，其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發展迅速，一躍而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十九世紀歐洲紛爭頻仍之際，美國在太平洋海域異常活躍。1851年美國對日本的興趣和需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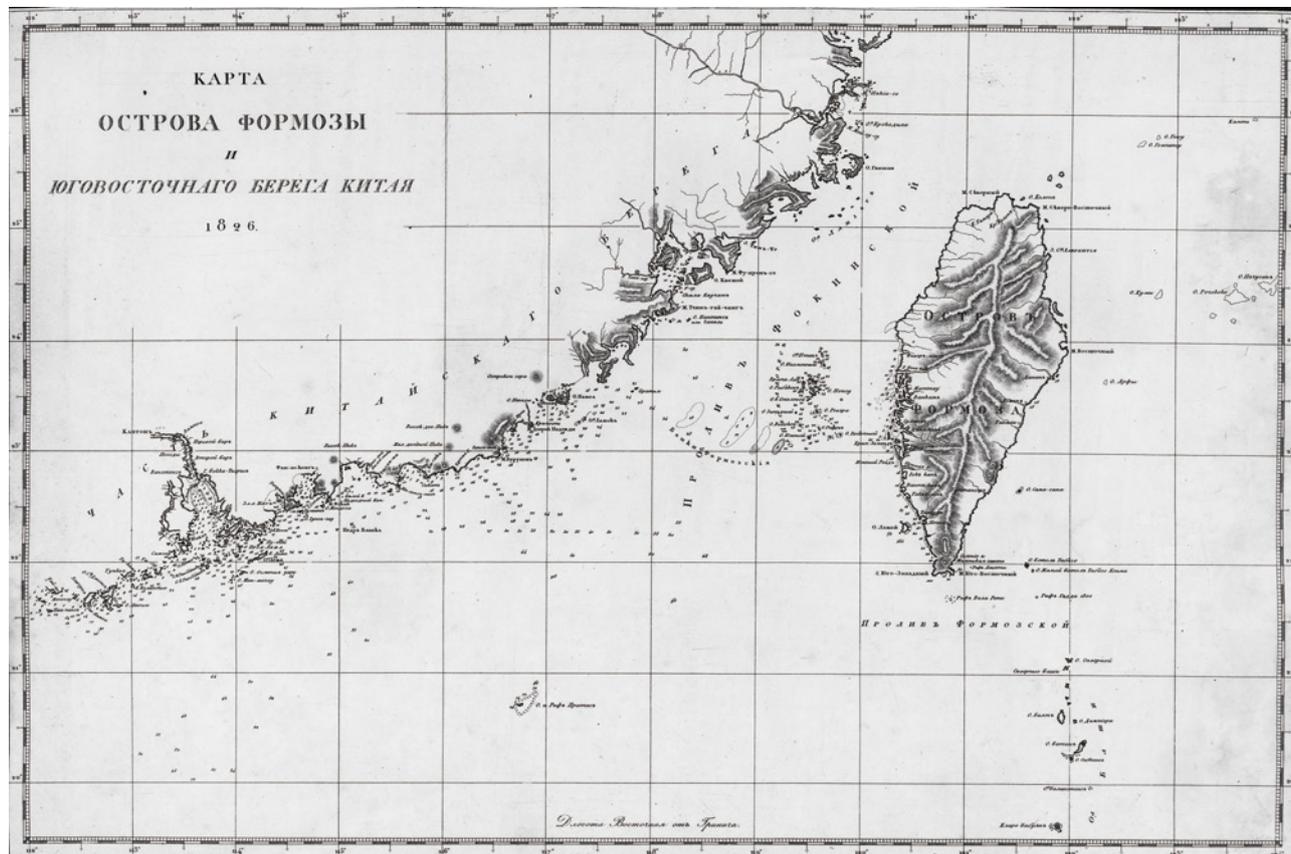


圖 1. 克魯森什坦恩環球航海後出版的《福爾摩沙、中國東南海岸地圖》，取自：Крузенштерн,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1826.

要高漲，委派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海軍準將培里前往日本，其目的是在以下三方面達成協議：一是簽訂關於救護美國海上遇難船員；二是讓日本為美國船隻提供補給煤、水、麵粉、糧食的港口和儲煤站；三是使日本同意為通商而開放一港或數港。美國籌劃與日本交涉的情報被俄國獲取。為此俄國於 1852 年設立了遠東政策特別委員會，5 月 7 日討論通過了外交部提出的“日本問題計劃”，向俄國政府推薦派出以普提雅廷為首的外交使團率考察隊前往中國和日本。此行中國的目的，是使中國政府允許俄國商船停靠中國開放港口並保留俄國陸路恰克圖貿易的權利；去日本的目的，是確定外交關係並締結海路貿易協定。此行艦隊包括艦船四艘：波羅的海艦隊的護衛艦“巴拉達號”（Паллада）、從英國購進的縱帆

船“東方號”（Восток）、桅軍艦“奧利烏茨號”（Оливуц）、俄美公司的“緬希科夫公爵號”（Князь Меншиков）。配備的人員有：特命軍官、荷蘭文翻譯波西耶特中尉（К. Н. Посьет），秘書、著名作家岡察洛夫（И. А. Ганчаров），漢語日本語翻譯戈什蓋維奇（И. А. Гошкевич），阿瓦庫姆神父（Аввакум）。船隊於 1852 年 10 月 7 日從俄國港口喀朗施塔得啟航，歷經兩年，航行於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經過朴茨茅斯——倫敦——馬德拉島——維德角——爪哇——新加坡——香港（廣州）——博甯群島——長崎——上海——長崎——琉球——馬尼拉——朝鮮——阿揚——經西伯利亞陸路回彼得堡（岡察洛夫）。普提雅廷此行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請求停靠中國開放港口通商一事，理藩院堅決回絕：“至

城市形象



圖 2. 岡察洛夫 1847 年肖像，選自 И. А. Гончаров, *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Путевой дневник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Эксмо. 2012.

海口向無貴國貿易船隻，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年，貴國商船寄泊上海，擬請貿易，均經前任總督、巡撫以事關通商大局，必應率由舊章，明白宣知，當即中止。今貴國通商處所，已於恰克圖外，添設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貨物已極流通。若再添設海口，不但內地商販勢難分售，即貴國費用益多，獲利轉少。此事既無裨益，何必徒勞跋涉，轉令貴國船隻行道往來也。”² 事先擬定的《日俄條約》草案也全部遭到拒絕，普提雅廷退而請求，如果日本與第三國簽訂通商條約，希望以同樣條件與俄國簽訂相應條約，日方對此表示同意。作為普提雅廷秘書的作家岡察洛夫，在 1855 年 2 月回到彼得堡不久，便將航行中留下的隨筆陸續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圖 2）同年，《俄國人在日本》還出版了單行本。1858 年航海隨筆結輯成鴻篇巨製《巴拉達號三桅戰艦》問世。（圖 3）1879 年再版時內容又有所增補。在作者去世前的 1891 年之前，這部巨著再版過六次。蘇聯時期，該書是蘇聯領導人加里甯向全蘇青年推薦的讀物，多次重版。

普提雅廷此行沒有停靠澳門，但在香港、廣州都有停留。在岡察洛夫記錄香港見聞時提到澳門：

在這裡，看來正在準備興建一條新街，四周中黑壓壓的聚滿了工人，他們挖土、打石、把沙土碎石運走。這些工人都是來自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移民。英國人剛在這裡籌建移民區，就大肆加以宣揚，以致使澳門幾乎變成了一座空城。三萬中國人為做工、謀生和掙錢所誘而來到香港。他們不願留在澳門行乞街頭，而羨慕這裡既有做不完的活計，又有長流不息的收入。³

這段記錄反映了正處於初期建設之中的香港情況。自 1842 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至“帕拉達號”到達的 1853 年，十年間香港的建設已初見成效，歐洲人居住區，沿路可見寬闊的庭院入口、蔭涼的門樓、連貫的走廊，英國人撐着太陽傘，戴着草製或麻織的禮帽。一部分中國人以船為家，另一部分則居住在緊挨海岸、人煙稠密的窩棚堆裡⁴。十九世紀，隨着科技的發展、航路的改變、英國的崛起，隨着葡萄牙的衰落，謀生的人們棄澳門的蕭條而來興起的香港，成為香港建設的主要力量。儘管此書對澳門着墨不多，但由於作者長盛不衰的影響力和該書持續增長的讀者數量，俄羅斯人頭腦中的澳門應該說進一步明確起來。另外，參加本次航海對日後俄國進一步在太平洋海域，特別是中國南部海域的活動來說，既在航路認識方面積累了經驗，又在人員鍛煉方面打下了基礎，阿瓦庫姆神父、軍官波西耶特等後來又參加東方航海並抵達澳門。

二

1857 年初，俄國得知英國和法國即將向中國派出遠征軍一事後，決定派當時駐倫敦的武官司普提雅廷率外交使團前往中國。使團成員包括：一等秘書畢休羅夫（Д. А. Пещуров），二等秘書奧斯登·薩根男爵

(Остен-Саген)，醫生兼翻譯塔塔里諾夫 (А. А. Татаринов)、大司祭阿瓦庫姆 (Аввакум Чесной) 等，為俄國取得在五個條約口岸通商的權利是此行的重要任務之一。使團於 1857 年 3 月 5 日從彼得堡啟程，4 月到達伊爾庫茨克，5 月初到達恰克圖。使團啟程後，俄國向清朝發出照會通知使節將於 3 月 30 日到達中國邊境，清蒙古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洋濟報曰，俄使團未奉到理藩院諮文之前，斷難任令入境。俄中之間就此交涉到 6 月，普提雅廷入京一事仍被拒。於是普提雅廷提出，如果清朝不同意

他取道滿洲，他就趕赴天津，但仍被拒。最後普提雅廷及其一行於 7 月 13 日乘“亞美利加號”從尼古拉耶夫斯克啟程，於 8 月 5 日到達天津。中俄之間幾經交涉，8 月 20 日命普提雅廷先行離去，候覆文備齊再來。8 月 24 日，中方收到普氏照會，聲稱擬於次日駛往上海。8 月末，普提雅廷在上海時，與英國領事羅伯遜會面商議，後輾轉天津—日本—上海，於 11 月 9 日離滬赴香港。11 月 14 日到達後，與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密謀。與此同時，在澳門的美國代表列衛廉，自普氏一到香港就立刻修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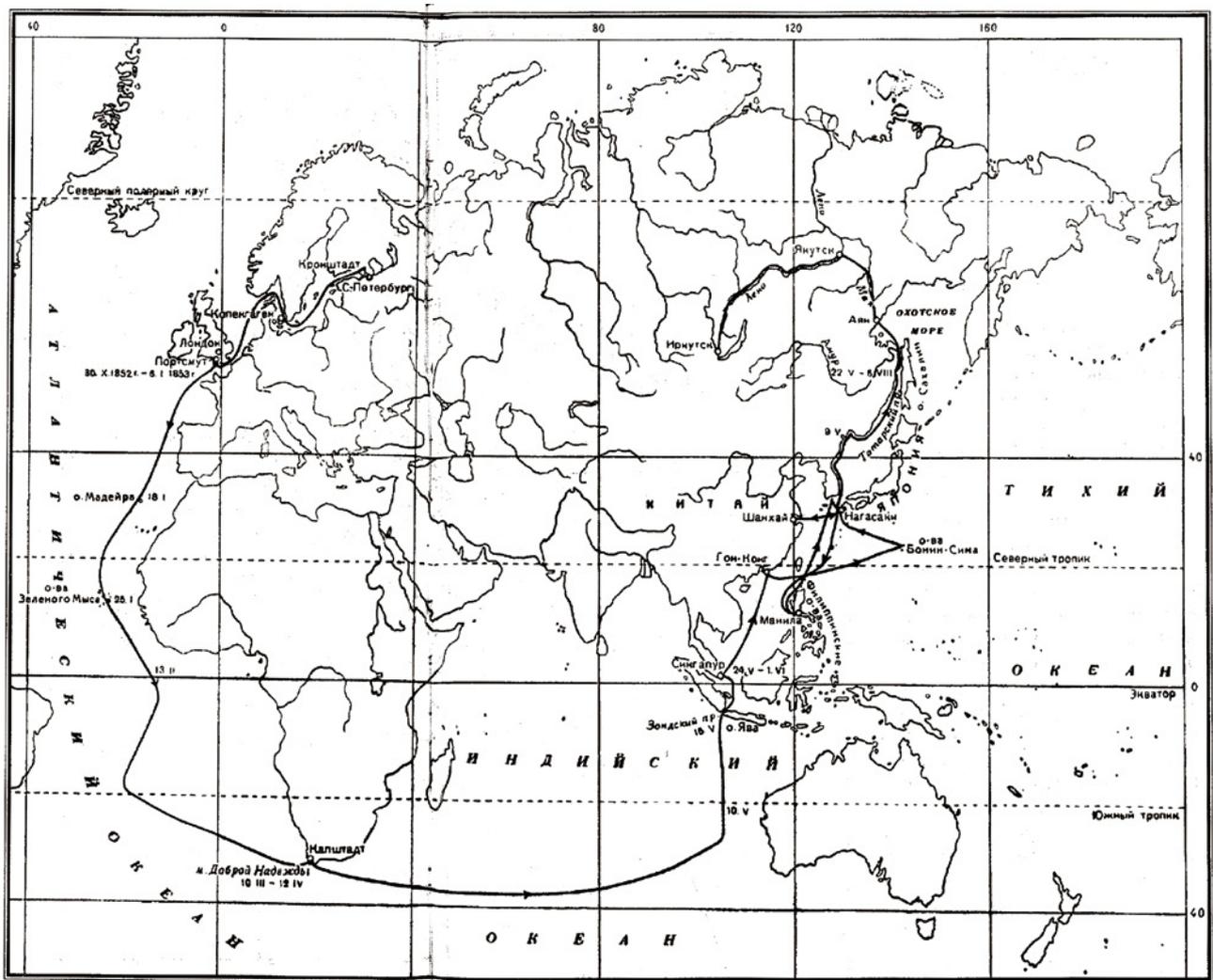


圖 3. “巴拉達”戰艦航海路線，選自 И. А. Гончаров, *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Путевой дневник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Эксмо. 2012.

城市形象

封，討論局勢。1857年11月至12月間，兩者時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會見商洽。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額爾金與葛羅會面，邀請普提雅廷與列衛廉一起赴上海向清朝提出照會，請求清朝接納各國外交使節入京，給予各條約口岸通商的便利，華洋人信教一律自由等。1858年4月，普提雅廷與英法美代表到達天津與清朝磋商，於7月9日前往日本。普提雅廷1857至1858年的中國、日本之行，是俄國與中國、日本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停留香港期間普提雅廷多次往返於香港、澳門。一行中阿瓦庫姆神父（清代中文文獻中稱之為“晃明”）在1857年12月2日寫往彼得堡致友人的信中提到澳門經歷：

我們在澳門待了十二天。我上了四次岸。城市很大，也曾修造得非常好。葡萄牙人的貿易儘管並非繁榮，但城內居民很多。在廣州做生意的闊老爺們、那裡的中國商人和手藝人都搬遷到澳門和香港去了。現在這兩個城市擠滿了中國人。如果總督不願意主動交出廣州的活，英國人打算12月14日強攻。我不知道英國人在廣州還找得到誰，既然商人和手藝人都出城了，而剩下的要離開則更容易。英國人採取的措施實際上毫無用處。要一個中國官吏斗膽丟下自己的官職而把它交給敵人，哪裡有這樣的事？公告說會對百姓手下留情，憤怒只針對總督。但在總督和自己的軍隊死掉之前，百姓還是不得不忍受，儘管宣稱對他們手下留情。

我們11月19日清早離開澳門，六個小時後抵達香港。⁵

英法聯軍正準備攻打廣州，廣州城的商人、手藝人為躲避戰亂逃到澳門和香港，廣州已是山雨欲來。也許是因為阿瓦庫姆神父會講漢語，也許是誤以為他人也對自己祖國懷有美好感情，神父感到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澳門，中國人對這些俄國人熱情有加，以為他們都會講漢語，言談中流露出對英國人的憎恨和對俄國人的親近。

自1857年12月19日至1858年的1月16日，俄國使團一行人一直住在澳門，阿瓦庫姆神父從澳門又給彼得堡的友人寫了信，表示澳門令他們舒適：

明天去歐洲的郵船就要離開，而我們，明天或者後天要乘自己的船再去澳門，因為香港的氣候不太安適……

從12月19日我們就住在澳門，儘管這裡距離香港並不遠，可氣候確實不同。這裡每天都有微風，不僅使空氣清新，甚至更涼爽。⁶

三

幾乎與普提雅廷外交使團東方行同時進行，在1857至1860年間俄國的蒸汽艦船首次環球航海中，其隨隊醫生維舍斯拉夫采夫在航海記中留下了關於澳門的記錄。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使俄國海軍遭到了重創，俄國海軍總司令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說，為保護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消失怠盡，波羅的海艦隊變成了一堆只能當劈柴的廢船。但是，俄國十七世紀末起彼得一世重視水上力量，此時這一傳統得以繼承，為恢復俄國海軍，康斯坦丁大公決定全力保障海軍部的現代蒸汽螺旋槳艦船建設，以國外最優秀的技術，按艦隊新的建制重建艦船修造廠、修船廠、船塢、商店和港口設施，將艦船工程師、機械師和有天賦的軍官派往國外海洋國家在理論和專業實踐等各方面學習，了解國外艦船、港口、工廠、造船廠，大規模收集有用的專業資訊，並將之刊登在《海洋文集》（*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上。為恢復俄國的海上地位和權威，俄國海軍完成了一系列以巡航為主要任務的國外航行。1857年起為鞏固俄屬阿莫爾地區和濱海邊疆區、重要的戰略港灣，經普提雅廷提議，亞歷山大二世同意，俄國決定以武力佔領這些地區，並向太平洋派出了波羅的海艦隊的汽船（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巴黎和約規定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艦船能在太平洋水域活動）。1857年10月1日，



圖4. 黃埔——選自《筆尖上的環球航行》(А. Вышесла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о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 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Пб., 1862.)

波羅的海艦隊阿莫爾隊隊長、一級大尉庫茲涅佐夫(Д. И. Кузнецов)率領由輕型護衛艦“軍人號”(Воевода)、“新貴號”(Новик)、“貴族號”(Боярин)和快速機帆炮船“偵察兵號”(Пластун)、“騎手號”(Джигит)、“射手號”(Стрелок)組成了蒸汽機艦隊，從喀朗施塔得啟航開始了俄國海軍的第一次蒸汽船的環球航海，航行路線為：大西洋——好望角——馬來半島——中國香港——尼古拉耶夫斯克——日本——太平洋——塔希提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踏上返程。隨隊軍醫維舍斯拉夫采夫在完成航行後陸續發表航行筆記，並於1862年出版《筆尖上的環球航行》⁷一書。(圖4)雖然這次環球航行中沒有停靠澳門，但書中在關於香港的記述中為俄國讀者在幾方面擴展了關於澳門的認識(圖5)：

(一) 葡萄牙人進駐澳門的由來：

天朝大國的沿海有一個猖獗的海盜，葡萄牙人把他剷除了，這給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作為酬謝，皇帝讓出一個半島給他們，不過，這個半島也就是幾塊荒蕪的岩石。在這些岩石上出現了澳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澳門是與天朝大國關係中唯一的貿易點。香港也是一個出現在荒山野嶺的城市，超過了澳門。澳門至今還只是生活在對當年榮耀的回憶之中。那裡只是剩下幾棟完好的老房子，閒置着呢，大概過不了多久，歐洲的船隻再次經過澳門時，看到的又是光禿禿的石頭和晾曬漁網的漁夫了。但是，傳教士願意光臨這些廢墟。這裡是創辦教會的基石，從這裡走出了新的使徒去傳教，他們到了中國、日本……⁸

城市形象



圖 5. 十九世紀銅版畫《澳門》，選自《筆尖上的環球航行》(А. Вышесла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о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 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Пб., 1862.

(二) 介紹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香港、澳門、廣州瀰漫的對歐洲人的仇恨氣氛，以及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對市民的政策：

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以及廣州的歐洲人街區，就沒有真正的安全可言。天朝大國南方省份自由散漫的官員不想了解統治者和歐洲人簽訂了甚麼條約：他們心裡只有仇恨和破壞。人們說，似乎他們不把俄羅斯人歸入仇恨的行列，但是這很難令人相信：只要是歐洲人，在中國就會被毒死或者捅死，特別是那些老弱病殘和手無寸鐵的人。

他們曾經數次企圖公開推翻外國政權的統治，但是他們的暴動（比如發生在澳門的）都沒有成功，大量的血腥事件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敵對情緒……⁹

……

城門打開時有很隆重的儀式（這是救援船船長跟我們說的）。人們開始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封鎖撤除了，英國當局宣佈大赦，似乎沒有甚麼更多的了？進出口需求與日俱增，儘管如此，貿易依然處於封閉的狀態，與此同時，各種傳聞和難以置信的說法混淆着公眾的視聽。離開的中國人可以無條件地回到香港和澳門。¹⁰

(三) 介紹在香港、廣州接受基督新教的情況和基督新教傳教士的活動時也提到澳門：

新教傳教士的活動只限於澳門和廣州兩個城市，但是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他們的活動範圍有所擴大。他們的傳教士中有醫生，這是極為有利的條件，他們醫治為害全國的疾病，同時傳授神的話語。新教傳教士大量散發翻譯成漢語的聖經，在翻譯聖經方面，著名漢學家麥都思給予了大力協助。他把印刷設備運到了上海，親自列印佈道文和聖經。雒魏林（來自倫敦教會）大夫的醫院享譽上海，經常擠滿了中國人，給他們免費看病，而且是竭盡所能地給他們看病。

但是，儘管如此，大部分人還是對各種宗教漠不關心。¹¹

(四) 澳門與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播：

日本開始了閉關鎖國，從澳門派往日本的葡萄牙人是優秀的使團，他們做出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

由於日本頒佈的嚴格法律，踏上日本國土的所有外國人都要遭到死亡的厄運，使臣的神聖稱號沒有能挽救他們。使臣和他的隨從（60人）被砍頭。只有幾個人被倖免，是為了能有人把這裡發生的事件報告給澳門。在被處死的人的屍骨上寫上了字：“只要有太陽在照耀，任何一個外國人都休想踏上日本的國土，哪怕是公使科蘇本人、神仙派來的王子、甚至是基督本人，他們也會是同樣的下場，如果不是下場更加悲慘的話。”¹²

四

十九世紀下半葉，在俄國環球旅行家中有一名顯要人物——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第四子阿列克謝大公，他在航海旅行中曾應邀訪問

澳門。有史料記載，阿列克謝大公途經香港時，澳督歐美德遣費拉利中校為特使，乘“賈梅士”號炮艇前往香港拜訪並邀請阿列克謝大公訪澳。大公結束廣州之行後乘蒸汽船“火花”號來到澳門，停泊南灣後，改乘澳督專用雙桅船進入南灣。澳門在嘉思欄炮台和三巴炮台鳴禮炮歡迎，賓主互致問候後在樂隊伴奏下檢閱由步兵儀仗隊。當晚為星期六，澳督舉辦了歡迎晚宴，第二天又設午宴招待，澳府官員和軍官作陪。之後阿列克謝大公參觀議事公局大樓和賈梅士花園，並拜會議事局主席。晚間在澳各國外交官參加晚宴。晚宴後，賓主一同在新建的清平戲院欣賞中國戲劇。第三天上午10時，阿列克謝大公乘兩廣總督提供的炮艇離開澳門返回廣州。數日之後，阿列克謝大公向清平戲院老闆王祿寄贈黑珍珠鑲鑽胸針，價值連城。

阿列克謝大公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第四子，是後來於1881年登基的亞歷山大三世的弟弟，生於1850年，幼年起就乘沙皇的快艇海上航行。七歲時便獲得了海軍準尉的職銜，十歲起在老師——著名航海家、海軍上將波西耶特（K. H. Посыет, 1819-1899）的指導下出海，甚至在大洋航行。雖然為皇胄，但阿列克謝同船長其他水手一樣忙來忙去，在桅杆和橫桁爬上爬下，整理船帆，清洗甲板。他17歲時已多次履行船上值班長的職責。海上活動風雲莫測，在海上發生事故時阿列克謝堅持最後一名水手離船後棄船，並多次救助遭遇危險的同行者。為此其父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曾授予他“勇敢”勳章。1870年，沙皇在冬宮為20歲的阿列克謝舉行了效忠皇位和祖國的儀式。也是在這一年，阿列克謝大公與皇后的女侍官——27歲的薩莎·茹科夫斯卡婭相愛¹³，皇家大公的身份不允許與女侍官的結婚，兩人私奔到意大利並秘密地舉行了婚禮，但回國後婚禮在俄國卻不被承認。為拆散這對愛侶，1871年，薩莎·茹科夫斯卡婭被派往奧地利，在那裡生下阿列克謝大公的兒子¹⁴。而阿列克謝大公則派往美國。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請美國總統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以感謝俄國在美國內戰中對北方共和黨的支援的名義，邀請俄國沙皇赴美進行國事訪問。然後沙皇安排阿列克謝與表弟康斯坦丁大公¹⁵一起，代替沙皇前往訪問。1871年8月20日，亞歷山大二世親自登上“斯韋特蘭娜號”，送別阿列克謝前往美國訪問。阿列克謝大公的老師、海軍中將波西耶擔任艦隊隊長，該艦隊包括巡航戰艦“斯韋特蘭娜”號、輕型護衛艦“勇士號”和快速機帆炮船“游哨號”。該艦隊於1871年11月停靠紐約曼哈頓，美國總統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11月24日在白宮接見了阿列克謝大公一行，美國報紙一時間競相報導。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訪問了紐約、費城、波士頓、蒙特利爾、布法羅、新奧爾良、芝加哥以及西部一些城市，一路體驗風土民情，遊玩宴筵。1872年2月，阿列克謝大公回到“斯韋特蘭娜號”，準備走哈瓦那方向，然後取道歐洲回俄國。但此時突然接到亞歷山大二世的諭令，將此次航海改為環球航海。阿列克謝大公一行遵旨接着訪問了古巴、巴西，再繞過好望角經印度洋來到菲律賓、日本和中國，最後停靠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取道西伯利亞陸路返回彼得堡。在中國訪問時到訪了香港、澳門、上海等地。

阿列克謝大公的澳門之行並不是臨時決定。在亞歷山大二世下令將美國訪問改為環球航海之時，為安排阿列克謝大公一行的環球航海的準備工作，1872年3月29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向海軍部長康斯坦丁大公¹⁶上呈太平洋海域港口報告¹⁷，其中以不短的篇幅介紹了此時澳門與中國的關係、澳門此時的政治地位和貿易能力（圖6）：

這個三百年前屬於葡萄牙的殖民地，現在已經失去了意義。澳門很快走向了衰落，儘管還進行一些茶葉出口貿易，但其存在完全取決於走私、賭場和苦力貿易。這個殖民地已盡失其政治意義，儘管高處和海角都建滿了古老的堡壘，裝備着古老的大炮，中國人在澳門對面內部泊場設立海關，為中國政府向所有進出澳門內部泊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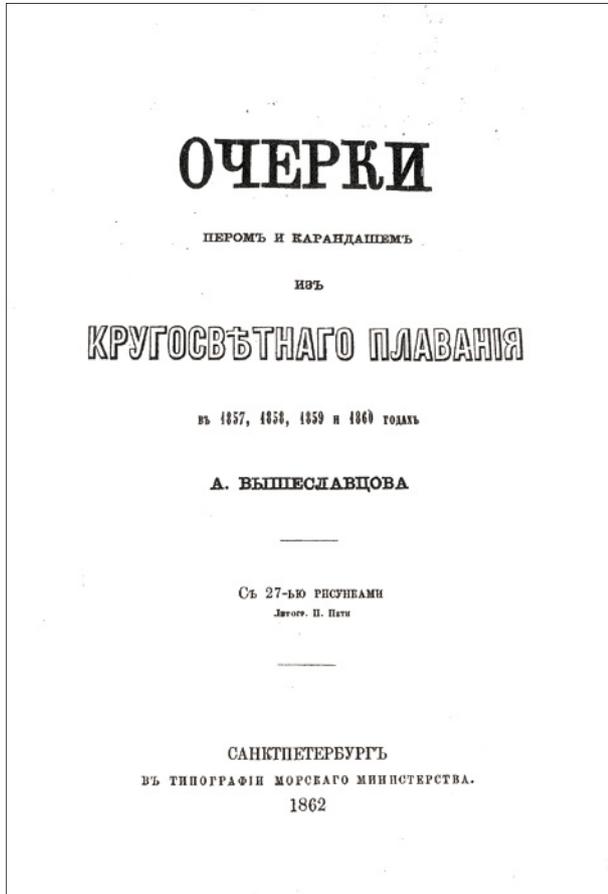


圖 6. 俄聯邦海軍部檔案館該檔案 РГАВМФ ф. 410, оп. 2, д. 4005, л. 1.

場的商船收稅，這樣澳門作為港口自由貿易。另外，中國政府開始向葡萄牙人聲明，澳門不屬於他們而是屬於中國人。¹⁸

此時的澳門，開辦賭場已是政府允許的產業，“澳門的賭場每年為葡萄牙人帶來 13,300 美元的收入，政府允許開辦賭場”¹⁹。不過，此時的澳門已成為苦力貿易的集散地，葡澳政府已開始對苦力貿易實施規範管理。因為被利益驅使，人們驅之若鶩地以野蠻、欺騙的手段，毫無人性地在中國擄掠華工，這樁凝結着“苦力”血淚的產業，為澳門、古巴、秘魯卻帶來大量的利潤，大有成為澳門“支柱產業”之勢。苦力貿易是澳門的一切，所以澳門



圖 7. 俄國皇儲尼古拉 1880 年像。選自烏赫托姆斯基所著《皇儲東方行》（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Эксмо. 2016.）

的葡萄牙總督盡一切力量努力證明，歐洲人是譴責這種貿易的，因為他們只是聽說這種貿易，但實際上，這種貿易對中國是一種施捨，中國有大量人口特別需要移民。的確，葡萄牙政府非常重視消滅現在這種將中國人從澳門向哈瓦那、秘魯移民時存在的隨意、暴力和欺騙行為。為了監督這一點，政府設置了特別監督官。所有個人豬仔館（用於給賣到哈瓦那或秘魯的那些中國人當住處的棚屋）的苦力，在坐商船出發之前，必須在政府的豬仔館裡呆三天，豬仔館的牆上掛着用漢語寫的契約的所有條件的解釋。監督官會詢問每名苦力，是否出於自願前往秘魯或哈瓦那，向他解釋航海的長時間和困難。一般中國苦力都是一些流浪漢或者曾經的海盜。一般同他們簽訂八年的合同，每月工錢是四美元，提供餐食。因為這些苦力大部分來自中國南方，他們之中沒有農民，也沒有手工業者，只是一些最沒有頭腦的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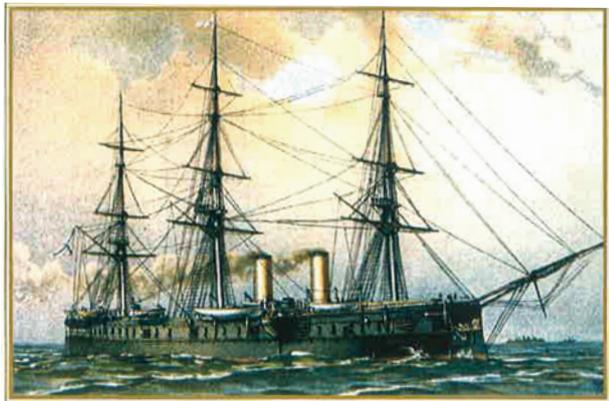


圖 8. 俄國皇儲尼古拉東方行所乘“亞速記憶”號。選自烏赫托姆斯基所著《皇儲東方行》(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Эксмо. 2016)

我到過所有的豬仔館。給中國人住的地方是帶木板床的陰暗潮濕的房間，每間裡住着 40 名苦力，他們衣衫襤褸，形容枯槁。我一進去，他們幾乎所有人，原本躺着抽大煙，或者滿臉憤恨地一聲不出地翹着腿坐在木板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我們。豬仔館裡提供的餐食看上去不錯，每周吃兩次肉，平時是米飯、青菜和魚。

澳門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加入了這種貿易之中，一般從事苦力買賣的公司有自己的中國人代理，他們把中國南方所有的流浪漢都運到澳門的私人豬仔館裡來。豬仔館的擁有者要為每名苦力連吃帶穿花費 25 美元，然後他將每名苦力按 45 美元的價格出賣給商船。運到哈瓦那或秘魯後，每名苦力的售價是 475 至 500 美元。在商船上運出的每名苦力都要在領事館登記，秘魯駐澳門領事為此每年收取登記費 16,000 美元。大部分這種貿易在秘魯商船上進行，或者在那些不在澳門設領事的民族的船上進行。

可以說，此時的俄國，對澳門已不再像以往那樣興趣十足。

五

近二十年之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為了培養皇儲尼古拉（即後來登基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圖 7），安排了一次東方旅行，這次旅行於 1890 年 11 月 4 日開始，歷時九個半月，先訪問了希臘、埃及，然後經蘇伊士運河、出紅海，到印度和東南亞，之後又訪問了中國、最後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回國，於 1891 的 8 月 16 日抵彼得堡。（圖 8）

在這次旅行中，俄皇儲尼古拉本計劃訪問澳門，得知俄國皇儲的行程計劃後，澳督邀請澳門紳商組成聯合公會籌備迎接慶禮：由子爵啡蘭地擔任主席，何連旺擔任副主席，盧九擔任管銀，伯多祿擔任主筆，陳芳、曹善業、何連勝、何堯階、蔡森、柯六、林含蓮、王棣等均為董事。但俄皇儲最終因行程過緊而未能成。澳督為紳商為接待俄皇儲踴躍籌款備物特傳諭褒獎。

儘管俄皇儲的澳門之行未能成行，但與皇儲隨行的外交官烏赫托姆斯基大公詳細記錄了這次東方旅行的見聞，其中包括關於澳門的見聞，先後於 1893 年出版了第一卷、1895 年出版了第二卷、1897 年出版了第三卷。該書內容詳盡，插圖精美，出版後在歐洲引起很大反響，馬上就被譯成英、德、法語出版。（圖 9）在第二卷第四冊中，烏赫托姆斯基記述了從香港望過去的澳門²⁰：

旁邊離這裡不遠就是澳門——盧西塔尼亞人的殖民地，但迄今不具有領土主權。廣州當局在這樣的時刻自然無法把歐洲人趕出省界一步；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從法律角度講，歐洲人只是因為天朝帝國的恩賜才佔據計劃撥給他們的地區。證據就是自十七世紀起對葡萄牙人規定的要求：按照柏格達汗的意願，在自己的港灣不帶敵意地接待來自歐洲的競爭對手的船舶，同樣，遵從中國官吏的指令裝備商船，如前往仇視外國人的日本。1802 年英吉利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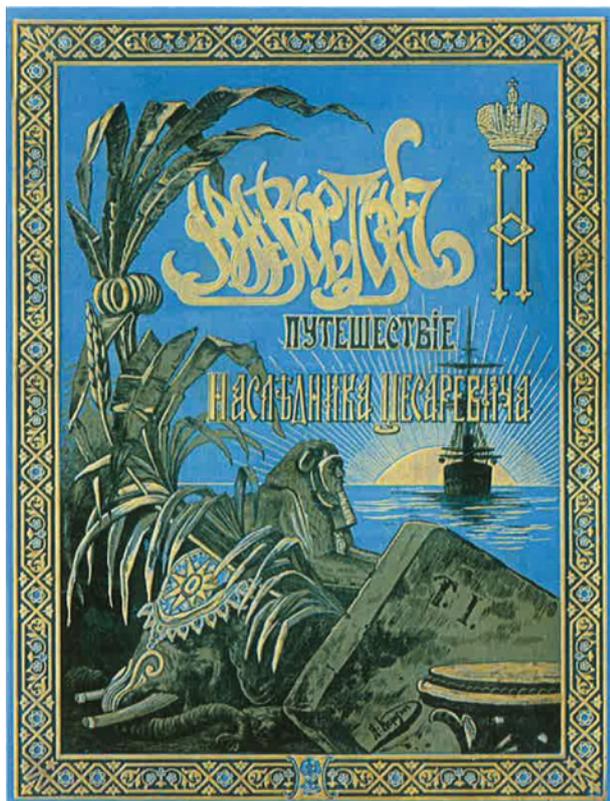


圖9. 1893年出版的烏赫托姆斯基所著《皇儲東方行》第一卷封面，選自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Эксмо. 2016.

人給澳門市民派遣了一支援助隊伍，以反對法蘭西人。中國人立即堅持把他們趕走了。

印度的果阿還具有意義的時候，葡萄牙旗幟在遠東已經沒有威信了：有關西方移民在南亞的暴行的傳聞如同長了翅膀一般飛在他們那些精明強幹的水手和督軍的前頭。“黃色人種”首先不帶任何藉口地直接拒絕與他們交往：讓違反禁令的葡萄牙人挨餓並肢解他們，他們的船隻被毀壞，甚至原住民從盧西塔尼亞人征服的麻六甲運載商品的舢板也被長辮子當局沒收充公。

他們顯然長期以來完全有理由擔心來自葡萄牙海岸的冒險家們：從那裡來的人乃是真正惡劣的烏合之眾，是從監獄放逐境外的人；他們與麻六甲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可能也是劣等的）婚配的後代也具有同樣的“優點”。背靠帝國最富裕的南部中心，澳門的繁榮讓統治者相當不安。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古吉拉特人（更不用說再往東的東亞人了）是如此悲觀地看待這一切，他們很懼怕歐洲人在通往廣州的主要海路上的強盜行為。只是到了1660年左右，暹羅人才敢運商品賣給這裡的葡萄牙商館。²¹

烏赫托姆斯基關於澳門的着墨雖不多，但明清中國政府將澳門劃給葡萄牙人的初衷，中國人對葡萄牙人的態度，東南亞、南亞、東亞甚至中亞對葡萄牙人的看法，卻一覽無遺。自1675年斯帕法里出使北京，從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那裡了解到關於澳門的資訊，至皇太子東方航海的此時已近三百年，期間俄羅斯人多次親歷澳門，雖然停留時間未必很長，描述未必細緻全面，但“澳門”在俄羅斯人的頭腦中已是一個概念清晰的小城。烏赫托姆此行所到的所有中國城市——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幾乎都會聯想到澳門。如在談到廣州外國租界的安全規定時：

短暫的拜訪——期間我們為客人獻上了葡萄酒和甜食——之後，“江寬號”在人群遺憾的高呼聲中離開碼頭，在沙面島（河流往上更遠）下碇，那裡近三十年來已經是歐洲人的專用街區。儘管它與城市有兩座石橋相連，但一到夜裡這些道路就被專門指派的守衛阻擋（在堅固的大門旁），防止把當地惡徒放進去，但同時，這個時間不得進出的禁令也延伸到外國人自己身上。正如自1573年起葡萄牙人在澳門用這種方式自我保護，那時廣州當局完全有理由為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擔心。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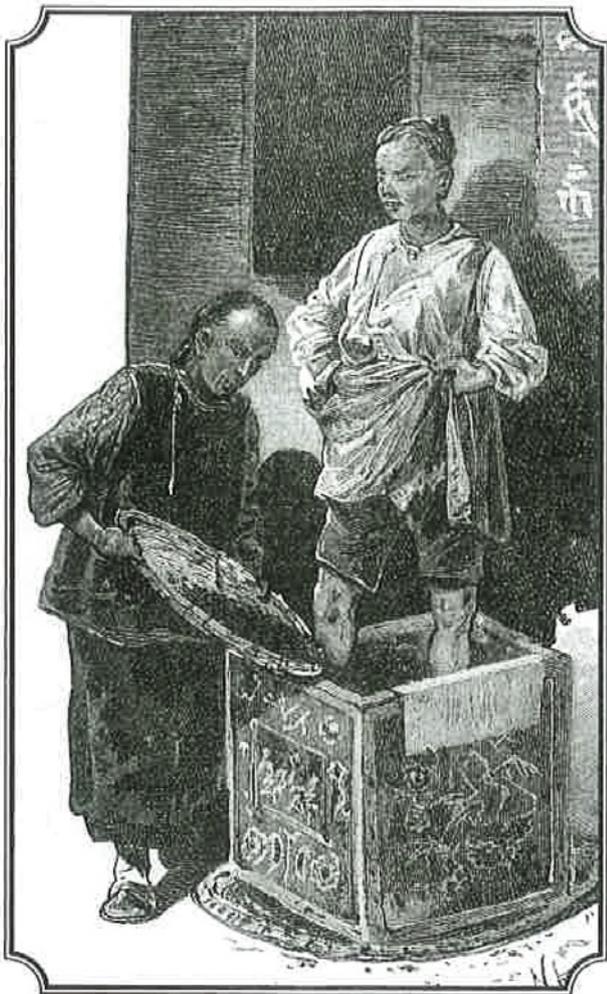


圖 10. 原始的茶葉揉捻。選自烏赫托姆斯基所著《皇儲東方行》（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Эксмо. 2016）

在談到香港的興起時：

這個自古以來珠江上的重要商業中心喪失了其原來的地位，讓位給香港了。英吉利人在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開始戰勝廣州人，但根據“*Bulletin consulaire*”（“*Commerce de Conton*” 欄目）的資料，這裡的進出口額是 2.5 億法郎。住在沙面這個小島上的歐洲人，無法誇耀其貨幣周轉規模。它更多的是落在維多利亞城的頭上。但還是要在這裡從鄰近的三角洲出口

絲綢和茶葉這些豐富的物產！（圖 10）（圖 11）在這個不大的區域裡（往澳門方向），迷宮般的水上交通幹線之間，聚居着勤勞的百姓，生產着大量優質生絲。那個地區還有技藝高超的織布工，出自他們手下的無與倫比的刺繡絲織品行銷世界各地。繡有圖案的官服被視為當地工廠的特產。²³

談到廣州府接待俄國皇太子一行時破例允許他們攜帶武器：

今天面臨一個歷史性重要時刻：太子殿下將在我們的水兵隊的陪同下赴李翰章的宴會。廣州當局只是為了表示其強烈的好感才會同意在內城出現攜帶武器的歐洲人。他們允許這樣做，據我所知，有 1598 年，因為馬尼拉的西班牙考察隊要來這個地區，試圖繞開與之對立的葡萄牙人佔據的業已繁榮的澳門，直接與天朝帝國建立友好關係。²⁴

在描述颱風中的香港時也提到澳門：

這裡的颱風強度和持續時間都超出想像。殖民地不止一次受過苦，簡直就像遭到最可怕的轟炸一樣。連房屋內部裝修都破成碎片，鏡子和畫框摔成亂七八糟的一大堆，護窗板常常脫離原位，強盜因此夜裡輕易就能鑽進視窗洞開的白人豪宅。開始一段時間無論給多少錢都找不到泥瓦匠和細木工，屋頂瓦賣價貴如黃金。有一次監獄和總督府的房頂也被吹跑了，市政大樓（靠近主碼頭）富麗堂皇的大鐘遭到損壞。大量的樹要麼連根拔起，要麼完全折斷，樹皮脫落。電報線路（而且是水下電纜）也不能用了。一座寺廟的牆倒塌了，人們吃驚地看到，神像還一動不動地端坐在祭台上。

澳門被風暴肆虐得更厲害。住在水上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殘缺不全的屍體漂到陸地上，整艘整艘的船被拋上岸。²⁵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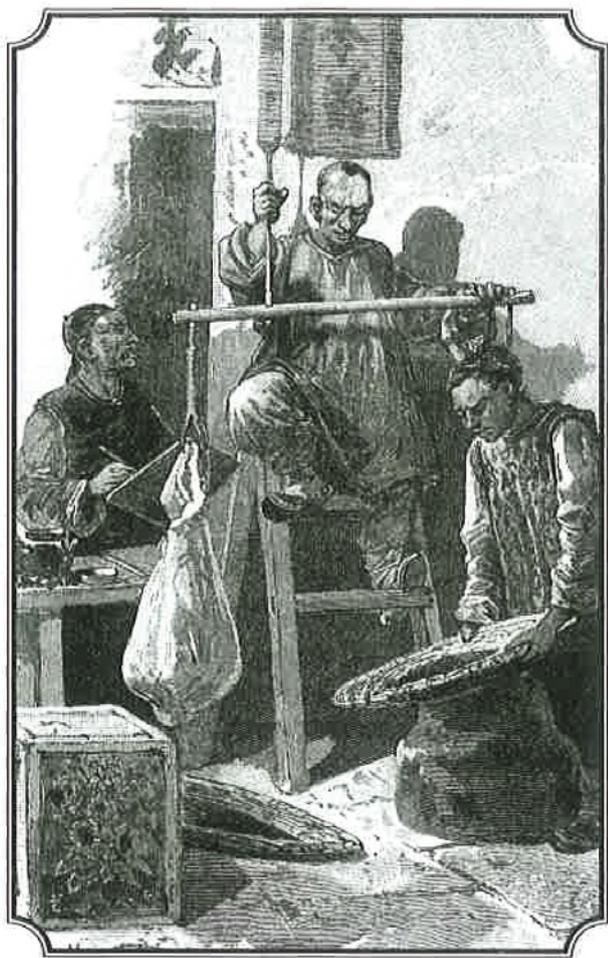


圖 11. 稱茶。選自烏赫托姆斯基所著《皇儲東行》(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наследника цесаревича. Эксмо. 2016)

在談到鴉片問題時：

我詢問了揚子江畔居民被效果不錯的印度鴉片毒害的規模情況，了解到漢口及周邊地區沒有銷售鴉片的。需求由私人生產來滿足。穆斯林和盧西塔尼亞人早在英國人之前就往澳門和廣州運鴉片了。很久以來這一貿易商品（後來在中國境內廣泛栽植）從印度經由西藏或緬甸和雲南那些最好的旱路運入，自古以來婆羅門文明就是經過這些旱路傳過來的。到現在除了不列顛帝國的產品和品質不好的本地產品

外，土耳其和波斯的产品也行銷遠東。吸食鴉片的害處似乎被誇大了。中國家用鴉片比進口的好鴉片對健康的危害更大。習慣了吸食的人們（如印度勇敢強壯的拉其普特人）不僅沒有因此而得病，反而從它吸取力量，鍛煉肌體抵禦疾病和疲勞。²⁶

在參觀漢口天主教修道院的孤兒院時：

中國境內第一個類似機構大約 1596 年出現在澳門，名為“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但這並未讓居民覺得是甚麼聞所未聞的事，因為這個國家自古以來就認為照顧孤兒和暫時成為父母沉重負擔的小孩子是社會責任。後來，自然而然地他們開始讓被撫養的孩子信仰基督教，而且不交還給有意撫養他們的親戚，這在中國人看來是根本不合法的，傳教士的博愛追求引起民眾的敵意。²⁷

在十九世紀末之時，澳門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已經毫不陌生。自十九世紀中期起，汽船技術使環球航海不再那樣艱難，俄國在太平洋水域的航海大大地豐富了關於澳門的記錄，澳門作為中國與歐洲交往重要視窗的位置的失落、澳門作為複雜國際關係中重要的斡旋之地，這些事實都被俄國運用於其交涉遠東事務時與中國、與歐洲列強的周旋之中。到十九世紀末之前澳門走私盛行、賭場為重要產業、苦力貿易幾成支柱的時期，澳門對於俄國來說，已經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歷史記憶，只作為俄羅斯人認識興起中的香港、中外貿易中心廣州時的關注之點。

本研究得到著名旅葡學者金國平先生、澳門大學湯開健教授支援並饋贈資料，特此致謝！

註釋：

1. 英國外交部檔案 17/144 阿禮國致文翰 3/8/48 和 17/145 阿禮國致文翰 9/9/48。轉引自 [美] 喬治·亞歷山大·倫森編：《1857-1860 年俄國在遠東的擴張》，上海：商務印書館，1978 年，第 48 頁。
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77 頁。
3. [俄] 伊·亞·岡察洛夫著、黃倬漢譯：《環球航海遊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年，第 312 頁。該書有多種中譯本，如 [俄] 伊·岡察洛夫著、葉予譯：《巴拉達號三桅戰艦》，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俄] 伊·岡察洛夫著、姜長斌譯：《岡察洛夫環球遊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俄] 伊·岡察洛夫著、葉予譯：《巴拉達號三桅戰艦》，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05-306 頁。
5.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132-133 頁。
6.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136 頁。
7.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該書中文版為：[俄] 維舍斯拉夫采夫著、李秋梅譯：《筆尖上的環球航行（1857-1860 年）》，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這裡使用的中譯文為李秋梅所譯。
8.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тр. 135.
9.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тр. 110.
10.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тр. 128.
11.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тр. 137.
12. А. Вышесловцев,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е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в 1857,1858, 1859, 1860 годах*, С 27-ью рисунками, СПб.: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стр. 189-190.
13. 其父親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著名詩人，十九世紀俄國重要的文化人物，普希金的摯友，也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老師。
14. 為紀念愛人，薩莎·茹科夫斯卡婭給兒子取名為阿列克謝，送回俄國，在父親阿列克謝大公身邊成長。1884 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授予他別列斯基—茹科夫斯基伯爵封號，成年後擔任皇叔謝爾蓋大公的助手。十月革命後他的工作是從事生物學研究，1932 在比利比被處死。為與薩莎·茹科夫斯卡婭結婚，阿列克謝大公甚至以死與母親相逼，但終未果。薩莎·茹科夫斯卡婭後來被勒令另覓愛情，嫁給了一位奧地利男爵，一生生活在德國，於 1899 年去世。阿列克謝大公則終身未娶。兩人自 1871 年分別後終生未再得見。
15.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曼諾夫（1858-1915），其父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不僅是俄國陸軍中將、彼得堡軍事學院總督學，也是一位詩人、戲劇家，1889 年擔任彼得堡科學院主席，對俄國的文化事業有很大貢獻。
16.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維奇·羅曼諾夫（1827-1892），其父是 1825 至 1855 年在位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
17. 見俄羅斯聯邦海軍部檔案館檔案《1872 年 3 月 29 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從香港致海軍上將殿下報告節選》：АВМФ, фонд 410, опись 2, дело 4005, лист 1-2, с об.
18. 見俄羅斯聯邦海軍部檔案館檔案《1872 年 3 月 29 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從香港致海軍上將殿下報告節選》：АВМФ, фонд 410, опись 2, дело 4005, лист 1-2, с об，第 1 頁至第 1 頁背面。
19. 見俄羅斯聯邦海軍部檔案館檔案《1872 年 3 月 29 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從香港致海軍上將殿下報告節選》：АВМФ, фонд 410, опись 2, дело 4005, лист 1-2, с об，第 1 頁背面。
20. 見俄羅斯聯邦海軍部檔案館檔案《1872 年 3 月 29 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從香港致海軍上將殿下報告節選》：АВМФ, фонд 410, опись 2, дело 4005, лист 1-2, с об，第 1 頁背面至第 2 頁背面。

城市形象

21. 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в 1890-1891*,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95, Т, 2, ч, 4, стр. 143-144.
22.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23.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3頁。
24.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22頁。
25.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24頁。
26.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39頁。
27.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52頁。
28. 伍宇星編譯：《十九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52頁。

